

《文心雕龍》

文學創作論與批評論探微

王義良 著



國學叢刊

王義良／著

《文心雕龍》文學創作論與批評論探微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心雕龍》文學創作論與批評論探微 / 王義良

著. -- 初版. -- 高雄市：高雄復文，

2002[民91]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55-604-6 (平裝)

1. 文心雕龍 - 評論

820

91015946

《文心雕龍》文學創作論與批評論探微

一版 2002/09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300元

著者：王義良

發行人：蘇清足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出版者：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郵撥：41299514

台北編輯部：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

電話：(02) 23695250 · 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裝訂：台灣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7) 6165206

聯合發行：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804號

ISBN 957-555-604-6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liwen@mail.liwen.com.tw

自序

中國文學史上，像《文心雕龍》如此內容豐富，具全面與系統性的文學理論著作，可說絕無僅有。陸機的《文賦》只是文學理論的提綱；鍾嶸的《詩品》，是論詩專著，且以品為主；宋元以下一些詩話式、評點式、序跋、書信式的理論，都不是有系統的專著，且零星片斷，各照隅隙，欠缺如《文心雕龍》對文學現象、創作原理等的整體、系統把握。

《文心雕龍》一書問世已一千五百年，最早著錄其書目的是《隋書·經籍志》，題為《文心雕龍》十卷，歸入集部。其後《舊唐書·經籍志》集部、《新唐書·藝文志》文史類、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通志·藝文略》文史類、《宋史·藝文志》等，都著有書目。雖說現在除了敦煌莫高窟的唐人草書殘卷外，宋以前的版本已不可見，但從其著目及類聚群分的情形看，宋以前實已流傳，只是尚未獲得明確的肯定。《文心雕龍》受到較廣泛的注意，一直要到元、明以後。從當時流傳的版本，校勘、訓詁、評點等逐一增多，可知元明已開啟了研究的濫觴。一直到清朝，《文心雕龍》的研究纔初具規模。雖尚未有系統的理論研究出現，但如黃叔琳的輯注，對《文心

《徵引文獻的翔實考證；紀昀之評《文心》，闡釋要旨的精闢，對後代研究者都有啟發、借鑒的意義。

近百年來《文心雕龍》的研究，已不像前人的淺嘗輒止；校注與箋證、釋義的結合，總體的分析與理論系統的探討，研究逐漸深入，範圍逐步擴展。尤其近二十年來，《文心雕龍》的研究，被稱為「顯學」或「龍學」，近世學者講求「科際整合」，透過美學、心理分析、宗教、歷史等學科的互相闡明，《文心》「體大思精」的內涵，遂獲得更大的開掘，且由於此期間的研究者，其剖析問題的角度與立論基點多樣化，因此，也開拓了更寬更廣的研究空間，一些新領域、新視野的啟發，對《文心》的愛好者，更是功不可沒。

本書的內容編排與結構形式，是個人對《文心雕龍》創作與批評理論，反覆推闡的結果。從創作衝動的產生到創作構思活動的進行，意象的形塑，文字的外顯，風格的建立，藝術駁篇的技巧，作品的鑑賞與批評，劉勰對文學創作過程有著充分、精確的體認，以現代觀點看，《文心雕龍》一書最有價值的，無疑的就在此。尤其劉勰對構思活動的藝術特徵，如「神與物游」「闕意象而運斤」「神用象通」「物以貌求，心以理賡」「以少總多」等具有豐富美學內涵的問題，都有精闢的推闡，尤屬難能可貴。

文學創作過程本極複雜奧妙，本文的寫作又將重心定在創作過程與批評實踐的具體發微，搗翰之初，也冀其超越前轍，裨有助於文學的創作與鑑賞，研究過程中，從原典的領悟到分析研究，再從義理的辨析，到理論的發微、闡揚，也能循序漸進，然而，等到實際的商量舊學，匯通新知的闡述過程時，往往又不免以今概古，或逕以己意補其闕漏，研究的結果，多少有些「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遺憾！「識在瓶管，何能矩矱？」最後也只有借用劉勰〈序志〉所謂：「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忽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聊表心意，欠周之處，尚祈先進、同好，不吝指正。

西元二〇〇二年八月王義良序於高雄師範大學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文學的起源與本質 27

第一節 文學的起源 27

第二節 文學「美」的本質 35

第三節 具美的人文典範 46

第三章 文學創作規律與作者之素養 55

第一節 文學的創作規律 55

第二節	文學創作的準備	65
第四章	構思活動與意象的創造	91
第一節	主體「虛靜」的精神與文學創作	92
第二節	文學創作的構思活動	100
第三節	意象的創造	108
第五章	文學的體裁與風格	125
第一節	風格的意涵與文章風格的形成	126
第二節	作者創作個性與作品風格的關係	141
第三節	體裁與作品風格的關係	150
第四節	風格的分類	165
第六章	執術馭篇的方法	181
第一節	修辭的意義與原則	182
第二節	篇章字句的修辭	199

第三節	修辭技巧與聲律之美	211
第七章	文學的鑑賞與批評	241
第一節	文學批評的性質	242
第二節	文學批評的步驟與方法	252
第三節	文心雕龍文學批評的現代意義	264
第八章	文心雕龍的實際批評	279
第一節	評先秦文學	279
第二節	評兩漢文學	289
第三節	評魏晉文學	299
第四節	評宋齊文學	311
第五節	文心雕龍的批評模式與特色	316
第九章	結論	329
主要參考書目		351

第一章 緒論

壹、劉勰的家世與生平

劉勰（約西元四六五—五二一年），字彥和。祖籍東莞郡菖縣（今山東菖縣）。其先祖於西晉時因避永嘉之亂，南移至京口（今江蘇鎮江），故日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以劉勰為吳人。劉勰雖是漢齊悼惠王肥的後裔，但祖、父兩代仕宦均不通顯。祖劉靈，史傳無聞；父尚，《梁書·劉勰傳》說他曾任「越齊校尉」。「越齊校尉」僅為中級官吏^①，且本傳又謂「勰早孤」，因此，劉勰出身寒門而非世家大族應無疑。

① 宋書百官志下：「越齊掌越人來降，因以為騎也……魏晉逮于江左，初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五營校尉，秩二千石。」有關劉勰為寒門庶族之說，可參閱王元化《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一文，文載《文心雕龍講疏》頁一至二六，一九九三，台灣書林出版社出版。

劉勰因家貧不得婚娶，二十歲左右遂至定林寺（寺在南京鍾山），依釋僧佑整理經藏，校定、敘錄佛經，協助僧佑編輯《出三藏記集》、《法苑記》、《弘明集》、《釋迦譜》等佛典。三十歲之後，開始撰述《文心雕龍》，費時五十六年，約齊和帝中興元、二年（西元五〇一、五〇二年），始完成此一空前的文藝理論鉅著^②。

劉勰年近四十始入仕途，先後擔任中軍臨川王蕭宏記室、車騎倉曹參軍、南康王蕭績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等職。東宮通事舍人為太子侍從，專為太子呈奏案章，官位雖不高，但由於劉勰文學、佛學造詣皆高，與昭明太子喜好相近，故深受昭明太子愛重。之後蕭統編纂《文選》一書，內容多與《文心雕龍》相通，得自劉勰的影響可知。梁武帝普通元年（西元五二〇），劉勰奉令與僧人慧震於定林寺編纂佛經，時年約五十六歲。完成後，即出家為僧，改名慧地，不到一年就

② 本節有關劉勰生平事蹟的研究，主要參照《梁書·劉勰傳》、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後》等文。《書文心雕龍後》一文載《劉氏通誼堂文集》卷十四。據《梁書·劉勰傳》云：「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佑，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至於本書引用《文心雕龍》文字，則以王更生先生《文心雕龍讀本》為據。該書為一九七三年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逝世^③。

劉勰的作品，除《文心雕龍》外，今可考見的還有《滅惑論》、《梁建安王造剎山石城寺石像碑》二文，都屬宣揚佛教文章。此外，《梁書·劉勰傳》謂劉勰有文集行世，說他「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文集行于世」，惜其文集，《隋志》即未著錄。楊明照箋注謂：「按《文心》全書，雖不關佛理，然其文理密察，組織謹嚴，似又與之有關」，今也只能就《文心雕龍》篇章，欣賞其華瞻文采了。

貳、《文心雕龍》的基本思想

一、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思想

③ 關於劉勰之生卒年，梁書、南史皆無確切記載。據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後》一文的說法，劉勰約卒於梁武帝普通元、二年（西元五二〇、五二一年），享年五十六、七歲。近人牟世金先生《文心雕龍研究》一書，對於劉勰生平亦有縝密詳細的考究，其《劉勰生平考略》一節，並列有《劉勰生平事略》簡表，亦可資參照，見《文心雕龍研究》頁六八，一九九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劉勰一生兼長儒學與佛理，其思想也是兼綜儒、佛，但支配其一生行事者，無疑的是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綜觀《文心雕龍》一書，明顯可知。《文心雕龍》完成於劉勰三十六七歲尚未入仕前，此時劉勰雖已入定林寺，託身佛門多年，但劉勰並未落髮，反而在《序志》中以夜夢孔子為榮，明白其「騰聲飛實，制作而已」的寫作動機，其欲以《文心雕龍》一書「樹德建言」、「奉時騁績」的動機，與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積極入世精神，可謂一脈相承。

然而，《文心雕龍》一書雖以儒家為主導思想，儒家的「宗經」思想也確實貫穿全書，但不能疏忽的是劉勰所處時代學術思潮的多元現象。當時，周易、老子、莊子號稱「三玄」，為學者所共稱。在南方，周易用王弼注，尚書用偽孔傳，左傳用杜預注，與北方周易、尚書遵守鄭玄注，左傳用服虔注不同。其時士人讀經都不免儒玄雜揉，兼綜數家之學者頗多。再者，從《文心》全書引用經典觀之，劉勰所接收的經學思想，也是參雜著古文學派與王弼等玄學思想^④，加以劉勰並未排斥諸子百家以及佛家思想，因此《文心雕龍》一書雖標幟著儒家宗經的傳統，但劉勰所守的儒家思想，

④ 《文心雕龍·論說》評漢今文經師之煩瑣章句，卻稱美《詩毛傳》、《尚書偽孔傳》、《三禮》鄭玄注、《周易》王弼注「要約明暢，可為式矣」可以為證。

並不純粹、完整。關於此，近代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者已有精闢的解說，如王元化云：

劉勰雖然在《文心雕龍》中恪守儒學風範，但是他對於作為當時時代思潮的釋、道、玄諸家，也有融合吸收的一面……儒學本身也在發展，甚至變化，當時的儒學跟早期原始儒學，以至其後兩漢的儒學，已經不同了⑤。

雖說如此，但從整體觀之，《文心雕龍》以「宗經」「徵聖」的思想為依據則無疑。因此，其理論之建構是先確立「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徵聖）、「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史傳）、「矯訛翻淺，還宗經誥」（通變）等「宗經」的文學觀，其論文恪守儒家典範之

⑤ 見《文心雕龍札記三則》一文，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四年第二輯

用心明確。至於《文心雕龍》論文中不屬儒家觀點，甚或違反儒家思想者亦有之⑥，其中關係，則誠如牟世金所說：

也正因為劉勰吸收了釋道玄諸家的某些思想因素和資料，而又加以融會貫通，才有其文學理論上的巨大成就，才使《文心雕龍》成為古代文論中稀有的典型。但作公正的詮衡，僅就思想淵源的作用來說，《文心》的成就是和它以儒家思想為主，特別是充分運用一系列儒家文學思想的精華分不開的⑦。

劉勰並非思想家，他的「宗經」用心其實很單純。一則「五經」文章是中國人文的本源，「挹其流者必探其源，攬其末者必循其柢」，此為文學發展的現實，劉勰不

⑥ 《文心雕龍》論述不合儒家思想者，見於《諸子》《論說》，以及下篇的創作論中。主要原因，一則是劉勰所服膺的儒家，是魏晉六朝已雜糅玄學的儒家思想；其次，劉勰論述的重心在文學，如本文所云，五經文章固然有其典正與引領的作用，但魏晉以來文藝思潮的變化，文學自覺的現實，為當時文學觀念帶來極大衝擊，此在劉勰不能不受其影響。因此，當文學的本質、文學通變的規律被充分認識、把握之後，自然造成《文心》雖以儒家思想為寫作指導，但在書中，並不見其堅持主張以儒家思想，經書語言來寫作的現實。

⑦ 有關《文心》論文不符儒家思想的實例，可參考牟世金《文心雕龍研究》頁七五—八二所舉。同註3，頁七八。

能不尊重；再者，經典文章，思想感情端直，文辭精鍊華瞻，深具引領作用，以經典文章為寫作規範，正可挽救當時「辭人愛奇，言貴浮詭」的文風，發揮劉勰「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樑；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聘績」（程器）的抱負。文章為經國之大業，劉勰一生的志業在此，「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之用心也在此。

二、《文心雕龍》的文學思想

《文心雕龍》的前五篇，揭示出劉勰的文學基本思想。〈序志〉說：「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析究其中，可得出劉勰基本的文學思想，不外是：「自然的文學觀」、「宗經的文學觀」、「通變的文學觀」、「情采並重的文學觀」、「執正馭奇的文學觀」等。其大要如下：

（一）自然的文學觀

劉勰〈原道〉首先揭示「文」根源於道，是道的體現的觀點。他認為「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天地玄黃，日月輝耀，山川煥綺，皆以其文采標明自身的存在與特徵。擴及萬物，莫不皆然。如「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即是。此天地萬物所呈現的「鬱然有采」，不是

人為雕飾的結果，而是「自然」形成的。劉勰說：「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這些文采都是依附在天地日月山川的本質，「自然而然」呈現的。

事物的文采，要依附在一定的本質實體上，始能顯現在外；事物的本質內容，也有待一定的文采來表現，始能被區別、認識，此即〈情采〉所謂「文附質」「質待文」之意。由此，劉勰推論出：人為天地間萬物之靈，「為五行之秀氣，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必然。人既稟賦天地之心而生，聚合了天地間的靈氣，因此，人心意既生，有了思想感情，就須有外現的文采，以滿足表情達意的需求。於是有了語言、文章，文章就成了人心的語言表達形式，這一切如同天地萬物以文采體現其內在本質特徵一樣，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人之「文」是「有心之器」，是人思想感情的表現，它如日月輝耀，山川煥綺一樣，具有「自然的美感」，故人文也應表現出自然之理。論文所以要「宗經」，其依據正在此。蓋劉勰認為聖人文章，都是作者「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原道）、「鑒周日月，妙極幾神」（徵聖）的產物，它反映了原本就存在的客觀之道，吻合萬事萬物發展變化的自然之理。此所以聖人文章能「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原道）；能「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宗